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之六

酒下酒趙尼媼迷花 機中機賈秀才報怨

色中餓鬼是僧家 尼扮繇來不較差

詩曰

況是能通閭閻內 但教着手便勾叉

話說三姑六婆最是人家不可與他往來出入蓋是此輩功夫又閒心計又巧亦且走過千家萬戶見識又多路數又熟不要說有些不正氣的婦女十个着了九個兒就是一些針縫也沒有他會千方百計弄出機關智養良平辨同何賈無事誘出有事來所以官戶人家有正經的往往大張告示不許出入其

拍案驚奇

卷之六

讀友堂

間一種最狠的。又是尼姑。他借著佛天爲由。庵院爲
園。可以引得內眷來燒香。可以引得子弟來遊耍。見
男人。問訊稱呼。禮數毫不異僧家。接對無妨。到內室
念佛。看經。體格終湏是婦女。交搭更便。從來馬泊六
撮合山。十椿事。到有九椿。是尼姑做成。尼庵私會的。
只說唐時有个婦人狄氏。家世顯宦。其夫也是个大
官。稱爲夫人。夫人生得明艷絕世。名動京師。京師中
公侯戚里人家婦女。爭寵相罵的動。不動便道你自
逞。慳。緻。好。歹。到不得狄夫人。乃敢欺凌我。美名一時
無比。却又資性貞淑。言笑不播。慙是一个有正經的。

婦人于時西池春遊都城上女譚集王侯大家山車
帝幕絡繹不絕狄夫人免不得也隨俗山遊有个少
年風流在京候選官的叫做滕生同在池上看見了
這個絕色模樣驚得三魂飄蕩七魄飛揚隨來隨去
目不轉睛狄氏也擡起眼來看見滕生風流行動他
一邊無心的却不以為意爭奈滕生看得癡了恨不
得尋口冷水連衣服都吞他的在肚裡去問着傍邊
人知是有名美貌的狄夫人車馬散了滕生怏怏歸
來整整想了一夜自是行忘止食忘飧却像掉了
一件甚麼東西的無時無刻不在心上熬煎不過因

可
曉來

到他家前後左右訪問消息曉得平日端潔無路可通。滕生想道他平日豈無往來親厚的女眷若問得着時或者尋出機會來仔細採訪只見一日他門裡走出一個尼姑來滕生尾着去問路上人乃是靜樂院主慧澄。慣一在狄夫人家出入的。滕生便道好了好了。連忙跑到下處將銀十兩封好了。急急趕到靜樂院來問道院主在否。慧澄出來見是一個少年官人請進奉茶。稽首畢便問道尊姓大名。何勞貴步。滕生通罷姓名道別無他事。久慕寶房清德。少備香火之資。特來隨喜。袖中取出銀兩遞過來。慧澄是個老

藤生亦
是有心
人宜此
遂所願

世事一張懸去覺得沉重料道有事與央口裡掛托不當手裡已自接了謝道承蒙厚賜必有所言藤生只推沒有別話表意而已別了回寓慧澄想道却不奇怪這等一个美少年想我老尼什麼送此厚禮又無別話一時也委決不下只見藤生每日必來院中走走越見越加殷勤往來漸熟了慧澄一日便問道官人含糊不決必有什麼事故但有見托無不盡力藤生道說也不當料是做不得的但只是性命所關或者希冀老師父萬分之一出力救我事若不成拚箇害病而死罷了慧澄見說得慙慙便道做得做不

得。且。說。來。勝。生。把。西。池。上。遇。見。狄。氏。如。何。標。緻。如。何。
想。慕。若。得。一。了。夙。緣。萬。金。不。惜。說。了。十。遍。慧。澄。笑。道。
這。事。却。難。此。人。與。我。往。來。雖。是。標。緻。異。常。却。毫。無。半
點。瑕。疵。如。何。動。得。手。勝。生。想。一。想。問。道。師。父。既。與。他
往。來。曉。得。他。平。日。好。些。甚。麼。慧。澄。道。也。不。見。他。好。甚
東。西。勝。生。又。道。曾。托。師。父。做。些。甚。麼。否。慧。澄。道。數。日
前。托。我。尋。些。上。好。珠。子。說。了。兩。三。遍。只。有。此。一。端。勝
生。大。笑。道。好。也。好。也。天。生。緣。分。我。有。個。親。戚。是。珠。商。
有。的。是。好。珠。我。而。今。下。在。他。家。隨。你。要。多。少。是。有。的。
卽。出。門。雇。馬。如。飛。也。似。去。了。一。會。帶。了。兩。袋。大。珠。來。

且望得正

到院中，把與慧澄看道：「珠值二萬貫，今看他標緻，分上該他一半，萬貫就與他了。」慧澄道：「其夫出使北邊，他是个女人在家，那能湊得許多價錢？」滕生笑道：「便是四五千貫也罷，再不千貫數百貫也罷，若官團成好事，一个錢沒有也罷了。」慧澄也笑道：「好癡話！既有此珠，我與你仗蘇張之舌，六出奇計，好支設法來院中走走，此時再看機會，弄得與你相見一面，你自放出手段來，成不成？看你造化，不關我事。」滕生道：「全仗高手救命，則个。」慧澄笑嘻嘻地，提了兩囊珠子，竟望狄夫人家來。與夫人見禮畢，夫人便問囊中何物。慧

魚尾
何

澄道是夫人前日所托尋取珠子今有兩囊上好的
送來夫人看看解開囊來狄氏隨將手就囊中取起
來看口裡嘖嘖道果然好珠看了一看愛玩不已問
道要多少價錢慧澄道討價萬貫狄氏驚道此只討
得一半價錢極是便宜的但我家相公不在一時湊
不出許多來怎麼處慧澄扯狄氏一把道夫人且借
一步說話狄氏同他到房裡來慧澄道夫人愛此珠
子不消得錢此是一個官人要做一件事的說話的
難道好人家的眷面前好直說得道送此珠子求做
一件事一場不成看官不要性急你看那尼姑巧舌

自有完轉。當時狄氏問道：「此官人要做何事？」慧澄道：「是一個少年官人，因仇家誣枉，失了官職，只求一關節到吏部辨白是非，求得復任，情愿送此珠子。我想夫人兄弟及相公伯叔輩多是顯要，夫人想一門路指引他，這珠子便不消錢了。」狄氏道：「這等你且拿去還他，待我慢慢想一想，有了門路，再處。」慧澄道：「他事體急了，拿去他又尋了別人，那里還撈得他珠子轉來？不如且留在夫人這裡，對他只說有門路，明日來討回音罷。」狄氏道：「這個使得。」慧澄別了，就去對滕生一一說知。滕生道：「今將何處？」慧澄道：「他既看上珠子。」

狠手

好格官

拍案驚奇 卷之六

五

叔下了、不、管、怎、地、明、日、定、要、設、法、他、來、看、手、段、騰、生、
又把十兩銀子與他了、叫、他、明、日、早、去、那、邊、狄、氏、別、
了、慧、澄、再、把、珠子、細、看、越、看、越、愛、便、想、道、我、去、托、弟、
兄、們、討、此、分、上、不、難、這、珠、眼、見、得、是、我、的、了、元、來、人、
心、不、可、有、欲、一、有、欲、心、被、人、窺、破、便、要、落、人、圈、套、假、
如、狄、氏、不、托、尼、姑、尋、珠、便、無、處、生、端、就、是、見、了、珠、子、
有、錢、則、買、無、錢、便、罷、一、則、一、二、則、二、隨、你、好、漢、動、他、
分、毫、不、得、只、爲、歡、喜、這、珠、子、又、湊、不、出、錢、便、落、在、別、
人、機、殼、中、把、一、個、水、清、玉、潔、的、弄、得、沒、出、豁、起、來、却、
說、狄、氏、明、日、正、思、量、這、事、那、慧、澄、也、來、了、問、道、夫、人、

思量事體可成否。狄氏道：我昨夜爲他細想一番，門路都有，管取停當。慧澄道：却有一件難處，動萬貫事體，非同小可。只憑我一个貧姑，秤起來肉也不多幾斤的。說來說去，賓主不相識，便道做得事來。此人如何肯信？狄氏道：是到也是，却待怎麼呢？慧澄道：依我愚見，夫人只做該齋到我院中等。此官人只做無心撞見，兩下覷面照會。這使得麼？狄氏是个良人心性，見說要他當面見生人耳根，通紅起來，搖手道：這如何使得？慧澄也變起臉來，道：有甚麼難事，不過等他自說一番緣故，這里應承，做得使他別無疑心，方纔

的確。若夫人道見面使不得這事便做不成。只索罷了。不敢相強。狄氏又想了一想道。既是老師父主見如此想也無妨。後二日我亡兄忌日。我便到院中來做齋。只叫他立談一兩句就打發去。湏防耳目不雅。慧澄道。本意原只如此說罷了。正話留他何幹。自己不湏斷當得。慧澄期約已定。轉到院中。滕生已先在把上項事一一說了。滕生拜謝道。儀秦之辨。不過如此矣。已。到。那。日。慧。澄。清。早。起。來。端。正。齋。筵。先。將。滕。生。藏。在。一。個。人。跡。不。到。的。靜。室。中。桌。上。擺。設。精。緻。酒。有。把。門。掩。上。了。慧。澄。自。出。來。外。廂。支。持。專。等。狄。氏。正。是。

安排撲鼻香芳餌，專等鯨鯢來上鉤。

狄氏到了這日晡時，果然盛妝而來。他恐怕惹人眼目，連僮僕都打發了去，只帶一個小丫鬟進院來。見了慧澄，問道：「其人來未？」慧澄道：「未來。」狄氏道：「最好。」且完了齋事，慧澄替他宣揚意旨，祝讚已畢，叫一個小尼領了丫鬟別去。頑耍對狄氏道：「且到小房一坐。」引狄氏轉了幾條階，至小室前，穿簾而入。只見一個美貌少年，獨自在內。滿桌都是酒肴，喫了一驚，便欲避去。慧澄便搗鬼道：「正要與夫人對面。」言官人還是不拜見，滕生賣弄俊俏，連忙趨到跟前，劈面拜下去。

狄氏無奈只得答他。慧澄道：「官人感夫人盛情，特備一卮酒謝夫人。夫人鑒其微誠，萬勿推辭。」狄氏欲待起身，擡起眼來，元是西池上曾面染過的，看他生得少年萬分清秀，可喜。心裡先自軟了，帶着半羞半喜，叫出一句道：「有甚事，但請直說。」慧澄挽着狄氏衣袂，道：「夫人坐了好講，如何彼此站着？」滕生滿斟着一杯酒，笑嘻嘻的，唱个肥佛，雙手捧將過來。安席狄氏不好却得，只得受了一飲。而盡。慧澄接着酒壺，也斟下一杯。狄氏會意，只得也把一杯回敬。眉來眼去，狄氏把先前矜莊模樣都忘懷了。又問道：「官人果要補何？」

牙而不
動與矣

官。際。生。便。把。眼。睜。慧。澄。一。睜。道。師。父。在。此。不。好。直。說。
慧。澄。道。我。便。畧。迴。避。一。步。跳。起。身。來。就。走。撲。地。把。小。
門。關。上。了。說。時。遲。那。時。快。滕。生。便。移。了。已。坐。扶。到。狄。
氏。身。邊。雙。手。抱。住。道。小。子。自。池。上。見。了。夫。人。朝。思。暮。
想。看。看。待。死。只。要。夫。人。救。小。子。一。命。夫。人。若。肯。周。全。
連。身。驅。性。命。也。是。夫。人。的。了。甚。麼。得。官。不。得。官。放。在。
心。上。雙。膝。跪。將。下。去。狄。氏。見。他。模。樣。標。緻。言。詞。可。憐。
千。夫。人。萬。夫。人。的。哀。求。真。个。又。驚。又。愛。欲。要。叫。喊。料。
是。無。益。欲。要。推。脫。怎。當。他。兩。手。緊。緊。抱。住。就。跪。的。勢。
裡。一。直。抱。將。起。來。走。到。床。前。放。倒。在。床。裡。便。去。亂。扯。

小衣狄氏也。一時動情，淫興難遏，沒主意了。雖也左遮右掩，終久不大阻拒，任他舞弄起來。那滕生是少年，在行手段，高强弄得狄氏遍體酥麻，陰精早洩。元來狄氏雖然有夫，並不曾經着這般境界，歡喜不盡。雲雨既散，挈其手道：「子姓甚名誰？若非今日，幾虛做了一世人。」自此夜夜當與子會。滕生說了姓名，千恩萬謝，恰好慧澄開門進來。狄氏羞慙不語。慧澄道：「夫人勿怪，這官人爲夫人幾死。貧姑慈悲爲本，設法夫人救他一命。」勝造七級浮圖。狄氏道：「你哄得我好，而今要在你身上夜夜送他到我家來，便罷。」慧澄道：「這

个當得當夜散去此後每夜便開小門放騰生進來並無虛言狄氏心裡愛得緊只怕他心上不喜歡極意奉承騰生也儘力支陪打得火塊也似熱的過得數月其夫歸家了略略踪跡希些然但是其夫出去了便叫人請他來會又是年餘其夫覺得有些風聲防閑嚴切不能往來狄氏思想不過說病而死本等好好一个婦人却被尼姑誘壞了身體又迷了性命然此還是狄氏自己水性後來有些動情沒正經了故着了手而今還有一个正經的婦人中了尼姑毒計到底不甘與夫同心合計弄得尼姑死無葬身之

地果是快心罕聞罕見正合着普門品云

呪咀諸毒藥

所欲害身者

念彼觀音力

還着於本人

話說婺州有一个秀才姓賈青年飽學才智過人有妻巫氏姿容絕世素性貞淑兩口兒如魚似水你散我愛並無半句言語那秀才在大家家處館讀書長是半年不回來巫娘子只在家裡做生活與一个侍兒叫做春花過日那娘子一手好針線繡作曾繡一幅觀音大士繡得莊嚴色相儼然如生他自家十分得意叫秀才拿到裱糊店裡裱着見者無不贊嘆裱

成。画。軸。取。回。來。掛。在。一。間。潔。淨。房。裡。朝。夕。焚。香。供。養。
只。因。一。念。散。奉。觀。音。那。條。街。上。有。一。個。觀。音。庵。庵。中。
有。個。趙。尼。姑。時。常。到。他。家。來。走。走。秀。才。不。在。家。時。便。
留。他。在。家。做。伴。兩。日。趙。尼。姑。也。有。時。請。他。到。庵。裡。坐。
坐。那。娘。子。本。分。等。閒。也。不。肯。出。門。一。年。也。到。不。得。庵。
裡。一。兩。遭。一。日。春。間。因。秀。才。不。在。趙。尼。來。看。他。閒。話。
了。一。會。起。身。送。他。去。趙。尼。姑。道。好。天。氣。大。娘。便。同。到。
外。邊。望。望。也。是。合。當。有。事。信。步。同。他。出。到。自。家。門。首。
探。頭。門。外。一。看。只。見。一。個。人。謊。子。打。扮。的。在。街。上。擺。
來。被。他。劈。面。撞。見。巫。娘。子。連。忙。躲。了。退。來。掩。在。門。邊。

趙尼姑却立定着元來那人認得趙尼姑的說道趙
師父我那處尋你不到你却在此我有話和你商量
則個尼姑道我別了這家大娘來和你說便走進與
巫娘子作別了這邊巫娘子關着門自進來了且說
那叫趙尼姑這個謊子打扮的人姓卜名良乃是婺
州城裡一個極淫蕩不長進的看見人家有些顏色
的婦女便思勾搭上場不上手不休亦且淫濫之性
不論美惡都要到到所以這些尼姑多有與他往來
的有時做他捧頭有時趁着綽趂這趙尼姑有個徒
弟法名本空年方二十餘歲儘有姿容那裡算得出

德源
之五
一海

家只當老尼養着。一个粉頭一般。倍人歡宿。得人錢財。但只是瞞着人做這個。卜良就是趙尼姑。一个半顧當日。趙尼姑別了巫娘子。趕上了他。問道。卜官人有甚說話。卜良道。你方才這家。可正是賈秀才家。趙尼姑道。正是。卜良道。久聞他家娘子生得標緻。適纔同你出來。掩在門裡的。想正是他了。趙尼姑道。虧你聰明。他家也再無第二個。不要說他家。就是這條街上。也沒再有似他標緻的。卜良道。果然標緻。名不虛傳。幾時再得見見。看个仔細便好。趙尼姑道。這有何難。二月十九日。觀音菩薩生辰。街上迎會看的人。人

山人海你便到他家對門樓子賃間房子住下了他獨自在家裡等我。我去約他出來門首看會。必定站立得久。那時任憑你窓眼子張着可不看一个飽。卜良道妙妙到了這日卜良依計到對門樓上住下一眼望着賈家門裡只見趙尼姑果然走進去了約了出來。那巫娘子一來無心二來是自己門首只怕街上有。人瞧見怎提防對門樓上暗地里張他卜良從頭至尾看見仔仔細細直待進去了方纔走下樓來恰好趙尼姑也在賈家出來了兩個遇着趙尼姑笑道看得仔細麼卜良道看到看得仔細了空想無用越看

齊如若
肯出來
有一百
值客易
交頭矣
其言可
長如此

聚

越動火怎生到到手便好趙尼姑道陰溝溝裡思量
天鵝肉喫他是秀才娘子等閒也不出來你又非
親不族一面不相干打從那里交關起只好看看罷
了一頭說一頭走到了庵裡卜良進了庵便把趙尼
姑跪一跪道你在他家走動是必在你身上想一個
計策勾他則个趙尼姑搖頭道難難難卜良道但得
嘗嘗滋味死也甘心趙尼姑道這娘子不比別人說
話也難輕說的若要引動他春心與你往來一萬年
也不能勾若只要嘗嘗滋味好安硬做他興做也不
打緊却是性急不得卜良道難道強奸他不成趙尼

姑道強是不強不由得他不肯。卜良道妙計安在我當築壇拜將趙尼姑道從古道慢艣搖船捉醉魚除非弄醉了。他憑你施爲。你道好麼。卜良道好到好如何使計弄他。趙尼姑道這娘子點酒不開的他執性不喫也難。十分強他若是苦苦相勸他疑心起來或是噴怒起來畢竟不喫就沒奈他何。縱然灌得他一杯雨盞易得醉易得醒也脫哄他不得。卜良道而今却是怎麼。趙尼姑道有個法兒。算計他。你不要管。卜良畢竟要說明。趙尼姑便附耳低言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你道好否。卜良跌脚大笑道妙計妙計。從古至

今無有此法。趙尼姑道：「只有一件我做此事哄了他。」
他醒後認真起來，必是怪我不與我往來了。却是如何？卜良道：「只怕不到得手，就到了手，他還要認甚麼真，翻得轉面孔，憑着一味甜言媚語哄他，從此做了長相交，也不見得。倘若有些怪你，我自重重相謝罷了。敢怕替我滾熱了，我還要替你討分上哩。」趙尼姑道：「看你嘴臉，兩人取笑了一回，各自散了。」自此卜良日日來庵中問信。趙尼姑日日算計要弄這巫娘子。隔了幾日，趙尼姑辦了兩盒茶食來賈家探望巫娘子。巫娘子請他喫飯。趙尼姑趁着機會，扯着些閒言。

語便道大娘子與秀才官人兩下青春成親了多時也該有喜信生小官人了。巫娘子道便是呢。趙尼姑道何不發個誠心祈求一祈求。巫娘子道奴在自繡的觀音菩薩面前朝夕焚香也曾暗暗禱祝不見應驗。趙尼姑道大娘年紀小不曉得求子法求子嗣湏求白衣觀音自有一卷白衣經不是平時的觀音也不是普門品觀音經那白衣經有許多靈驗。小庵請的這卷多載在後邊。可惜不曾帶來與大娘看。不要說別處只是我發州城裏城外但是印施的念誦的無有不生子。真是千喚千應萬喚萬應的。巫娘子道

既是這般有靈奴家有煩師父替我請一卷到家來
念趙尼姑道大娘不曾曉得念這不是就好念得起
的須請大娘到庵中在白衣大士菩薩面前親口許
下卷數待貧姑通了誠先起個卷頭俾你念起幾卷
以後到大娘家把念法傳熟了然後大娘逐日自念
便是巫娘子道這個却好待我先喫兩日素到庵中
許愿起經罷趙尼姑道先喫兩日素足見大娘虔心
起經以後但是早晨未念之先喫些早素念過了喫
葷也不妨的巫娘子道元來如此這却容易巫娘子
與他約定日期到庵中先把五錢銀子與他做經觀

齋供之費。趙尼姑自去早把這消息通與卜良知。道了那巫娘子果然喫了兩日素。到第三日起。个五更打扮了。領了丫鬟春花。趁早止人稀步過觀音庵來看官聽着。但是尼庵僧院好人家兒女。不該輕易去的。說話的。若是同年生並時長。在旁邊聽得攔門拉住。不但巫娘子完名。全節就是趙尼姑也保命全。軀只因此一去。有分交舊室。嬌姿汚流玉樹空門。孽質血染。卅楓。這是後話。且聽接上前因。那趙尼姑接。着巫娘子。千歡萬喜。請了進來。坐着奉茶過了。引他。恭拜了白衣觀音菩薩。巫娘子自己暗暗地禱祝趙。

可恨極

尼姑替他通誠說道賈門信女巫氏情願持誦白衣
觀音經卷專保早生貴子吉祥如意者通誠已畢趙
尼姑敲動木魚就念起來先念了淨口業真言次念
安土地真言啟請過先拜佛名號多時然後念經一
氣念了二十來遍說這趙尼姑好狡曉得巫娘子來
得早況且前日有了齋供家裡定是不喫早飯的特
地故意忘懷也不拿東西出來也不問起留喫不曾
喫只管延挨要巫娘子忍這一早餓對付他那巫娘
子是个嬌怯怯的空心早起隨他拜了佛多時又覺
勞倦又覺饑餓不好說得只叫一聲春、花、與、他、附、身、

低言道：你看厨下有些熱湯水，斟一碗來。趙尼姑看見故意問道：只管念經完正事，却忘了大娘會喫早飯。未坐娘子道：來得早了，實是未曾。趙尼姑道：你看我老昏麼？不曾辦得早飯，辦不及了，怎麼處把晝齋早些罷。巫娘子道：不瞞師父說，肚裡實是餓了，隨分甚麼點心先喫些也好。趙尼姑故意謙遜了一番，走到房裡一會，又走到灶下一會，然後叫徒弟本空托出一盤東西，一壺茶來。巫娘子已此餓得肚轉腸鳴，了擺上一檯，好些時新菓品，多救不得餓，只有熱騰騰的一大盤好糕。巫娘子取一塊來喫，又軟又甜，况

是。幾。箴。頭。上。不。覺。一。連。喫。了。幾。塊。小。師。父。把。熱。茶。冲。上。喫。了。兩。口。又。喫。了。幾。塊。糕。再。冲。茶。來。喫。喫。不。到。兩。三。口。只。見。巫。氏。臉。兒。通。紅。天。旋。地。轉。打。個。頭。欠。一。堆。軟。倒。在。椅。子。裡。面。趙。尼。姑。假。意。喫。驚。道。怎。的。來。想。是。起。得。早。了。頭。暈。了。扶。他。床。上。睡。一。盞。起。來。罷。就。同。小。師。父。本。空。連。椅。連。人。扛。到。床。邊。抱。到。床。上。放。倒。了。頭。眠。好。了。你。道。這。糕。爲。何。這。等。利。害。元。來。趙。尼。姑。曉。得。巫。娘。子。不。喫。酒。特。地。對。付。下。這。个。糕。乃。是。將。糯米。磨。成。細。粉。把。酒。漿。和。勻。烘。得。極。乾。再。研。細。了。又。下。酒。漿。如。此。兩。三。度。攪。入。一。兩。樣。不。按。君。臣。的。藥。末。餡。起。成。

拍案驚奇 卷之六
糕一見了熱水藥力酒力俱發作起來就是做酒的
醉頭一般別人且當不起巫娘子是喫醋也醉的人
況且又是清早空心乘餓頭上又喫得多了熱茶下
去發作上來如何當得正是由你奸似鬼喫了老娘
洗脚水趙尼姑用此計較把巫娘子放番了那春花
丫頭見家主婆睡着偷得浮生半日閒小師父引着
他自去喫東西頑耍去了那裡還來照管趙尼姑忙
在暗處叫出卜良來道此兒睡在床上上了憑你受用
去不知怎麼樣謝我那卜良關上房門揭開帳來一
看只見酒氣噴人巫娘子兩臉紅得可愛就如一朵

據其不知
更至所
以有疑
舞之報

醉海棠一般越看越標緻了。卜良淫興如火先去親
个嘴。巫娘子一些不知就便輕輕去了。待兒露出雪
白的下體來。卜良騰的爬上身去。急將兩腿挨開。把
陽物插入。化中亂抽起來。自誇道。慙恹也有這一日
也。巫娘子軟得身體動憚不得。朦朧昏夢中雖是略
略有些知覺。還錯認做家裡夫妻做事一般。不知一
个皁白。憑他輕薄。顛狂了一會。到得興頭上。巫娘醉
夢裡也。自哼哼。嚨嚨。卜良樂極。緊緊抱住。叫聲心肝
肉。我死也。一洩如注。行事已畢。巫娘子死自昏眠。未
醒。卜良就一手搭在巫娘子身上。做一頭偎着臉睡。

下多時。巫娘子藥力已散。有些醒來。見是一個面生的。人一同睡着。喫了一驚。驚出一身冷汗。叫道。不好了。急坐起來。那時把害的酒意都驚散了。大叱道。你。是何人。敢汗良人。卜良也。自有些慌張。連忙跪下。討。饒道。望娘子慈悲。恕小子無禮。則个。巫娘子見稔兒。脫下曉得着了道兒。口不答應。提起袴兒。穿了一頭。喊叫春花一頭。跳下床。便走。卜良恐怕有人見。不敢。隨來。元在房裡躲着。巫娘子開了門。走出房。又叫春。花。春花也。爲起得早了。在小師父房裡打盹。聽得家。主婆叫響。呵欠連天。走到面前。巫娘子罵道。好奴才。

我在房裡睡了，你怎不相伴我。巫娘子沒處出氣，狠要打趙尼姑。走來相勸，巫娘子見了趙尼姑，一發惱恨，將春花打了兩掌，道：「快收拾回去。」春花道：「還要念經。」巫娘子道：「多嘴。」奴才誰要你，骨氣得面皮紫漲，也不理趙尼姑。也不說破，一徑出庵，一口氣同春花走到家裡，開門進去，隨手關了門，悶悶坐着，定性了。一回，問春花道：「我記得餓了喫糕，如何在床上睡着？」春花道：「大娘喫了糕，呷了兩口茶，便自倒在椅子上。」是趙師父與小師父同扶上床去的。巫娘子道：「你却」在何處？」春花道：「大娘睡了，我肚裡也餓，先喫了大娘。」

剩的糕，後到小師父房裡喫茶，有些困倦，打了一個盹，聽得大娘叫就來了。巫娘子道：「你看見有甚麼人走進房來？」春花道：「不見甚麼人，無非只是師父們。巫娘子嘿嘿無言，自想睡夢中光景有些恍惚，記得又將手摸摸自己陰處，見是粘粘涎涎的，嘆口氣道：罷了罷了，誰想這妖尼如此奸毒，把我潔淨身體與這一個甚麼天殺的點污了！如何做得人，噙着淚眼，暗暗惱恨，欲要自盡，還想要見官人一面，割捨不下，只去對着自繡的菩薩哭告道：「弟子有恨在心，望菩薩靈感報應，則不禱罷。」哽哽咽咽思想丈夫哭了一場，沒

情沒結。睡了春花正。自不知一個頭腦。且不說這事。
巫娘子煩惱。那邊趙尼姑見巫娘子帶着怒色。不別
而行。唬得卜良着了手。走進房來。見卜良還眠在床
上。把指頭咬在口裡。呆呆地想着光景。趙尼姑見了
行徑。惹起老騷。連忙騎在卜良身上。道還不謝謝媒
人。連壽是踏。踏將起來。伸手去摸他陽物。怎奈卜良
方纔洩得過。不能再舉。老尼極了。把卜良咬了一口。
道却便宜了你。倒惹煞了我。卜良道。感恩不盡。夜間
盡情陪你罷。况且還要替你商量。個後計。趙尼姑道。
你說。只要嘗滋味。又有甚麼後計。卜良道。既得隴復

相笑驚奇

卷之六

十九

方纔

望蜀人之常情既嘗着了滋味如何還好罷得方纔是勉強的畢竟得他歡歡喜喜自情自愿往來方爲有趣趙尼姑道你好不知足方纔強做了他他一天怒氣別也不別去了不知他心下如何怎好又想後會直等再看個機會他與我原不斷往來就有商量了卜良道也是也是全仗神機妙算是夜卜良感激老尼要奉承他歡喜躲在庵中與他縱其淫樂不在話下却說賈秀才在書館中是夜得其一夢夢見身在家中一個白衣婦人走入門來正要上前問他見他竟進房裡秀才大踏步趕來却走在壁間掛的繡

觀音軸上去了。秀才擡頭看時，上面有幾行字，仔細看了，從頭念去，上寫道：

口裡來的口裡去。

報仇雪耻在徒弟。

念罷，撥轉身來，見他娘子拜在地下，他一把扯起，撒然驚覺，自想道：此夢難解，莫不娘子身上有些疾病，事故觀音顯靈相示，次日就別了主人家，離了館門，一路上來，詳解夢語，不出心下憂疑，到得家中叩門，春花出來開了，賈秀才便問娘子何在，春花道：大娘不起來，還眠在床上。秀才道：這早晚如何，不起來，春花道：大娘有些不快活，口口叫着官人啼哭哩。秀才

見說慌忙走進房來只見巫娘子望見官人來了一
轂轆跳將起來秀才看時但見蓬頭垢面兩眼通紅
走起來一頭哭一頭撲地拜在地上秀才喫了一驚
道如何作此模樣一手扶起來巫娘子道官人與奴
做主則箇秀才道是誰人欺負你巫娘子打發丫頭
灶下燒茶做飯去了便哭訴道奴與官人匹配以來
並無半句口面半點差池今有大罪在身只欠一死
只等你來說個明白替奴做主死也瞑目秀才道有
何事故說這等不祥的話巫娘子便把趙尼姑如何
騙他到庵念經如何哄他喫糕軟醉如何叫人乘醉

可憐可
殺

姦他說了又哭倒在地。秀才聽罷。毛髮倒豎起來。喊道。有這等異事。便問道。你曉得那個是何人。娘子道。我那曉得。秀才把床頭劒拔出來。在桌上一擊。道。不殺盡此輩。何以爲人。但是既不曉得其人。若不精細。必有漏脫。還要想出計較來。娘子道。奴告訴官人。已過奴事已畢。借官人手中劒來。卽此就死。更無別話。秀才道。不要短見。此非娘子自肯失身。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今若輕身一死。有許多不便。娘子道。有甚不便也。顧不得了。秀才道。你死了。你娘家與外人都要問緣故。若說了出來。你落得死了。醜名。

秀才也
狠其智
數是可
與趙尼
加有餘

難免抑。且我前程罷了。若不說出來。你家裡族人。又不肯于休于我。我自身也。哩不道冤仇。何時而報。娘子道。若要奴身不死。除非妖尼奸賊多死。得在我眼裡。還可忍耻偷生。秀才想了一會。道。你當時被騙之後。見了趙尼。如何說了娘子道。奴着了氣。一徑回來。了不與他開口。秀才道。既然如此。此仇不可明報。若明報了。須動官司。口舌畢竟難掩。真情衆口喧傳。把清名點污。我今心思一計。要報得無些痕跡。一个也走不脫。方妙。低頭一想。忽然道。有了。有了。此計正合着觀世音夢中之言。妙妙。娘子道。計將安出。秀才道。

娘子你要明你心事報你冤仇須一一從我若不肯
依我仇也報不成心事也不得明白娘子道官人主
見奴怎敢不依只是要做得停當便好秀才道趙尼
姑面前既是不曾說破不曾相爭他只因你一時含
羞來了婦人水性未必不動心你今反要去賺得趙
尼姑來便有妙計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此乃萬全勝算巫娘子道計較雖好只是羞人今要
報仇說不得了夫妻計議已定明日秀才藏在後門
靜處巫娘子便叫春花到庵中去請趙尼姑來說話
趙尼姑見了春花又見說請他便暗道這雌兒想是

巫娘子
元芳

巫娘子
元芳

嘗着甜頭，熬不過轉了風也。搖搖擺擺同春花飛也似來了。趙尼姑見了巫娘子，便道：「日前得罪了大娘，又且簡慢了休，要見怪巫娘子，叫春花走開了，捏着趙尼姑的，手輕問道：『前日那箇是甚麼人？』」趙尼姑見有些意思，就低低道：「是此間極風流底下大郎，叫做卜良，有情有趣，少年女娘見了，無有不喜歡他的。他慕大娘標緻得緊，日夜來拜求我，我憐他一點誠心，難打發他。又見大娘孤單在家，未免清冷，少年時節，便相處着個把，也不虛度了青春，故此做成這事。那家貓兒不喫葷，多在我老人家肚裡，大娘不要認真。」

落得便快活快活等。那个人菩薩也似敬你寶貝也。
似待你有何不可。巫娘子道：只是該與我熟商量，不
該做作我而今事已如此，不必說了。趙尼姑道：你又
不會認得他。若明說，你怎麼肯。今已是一番過了落
得圖個長往來好。巫娘子道：枉出醜了一番，不曾看
得明白模樣。如何情性如何。既然愛我，你叫他到我
家再會會看。果然人物好，便許他暗地往來，也使得。
趙尼姑暗道：中丁機謀，不勝之喜。自、然、老、無、所、疑、疑、無一些疑心，便
道：大娘果然如此。老身今夜就叫他來，便了這個人
物。儘着看是好的。巫娘子道：點上燈時，我就自在門

內等他咳嗽爲號，領他進房。趙尼姑千歡萬喜，回到庵中，把這消息通與卜良。那卜良聽得頭顛尾顛，恨不得金烏早墜，玉兔飛昇，到得傍晚，已自在賈家門首探頭探腦，恨不得就將那話兒拿下來。望門內撩了進去，看看天晚，只見撲的把門關上了。卜良疑是尼姑搗鬼，却放心未下，正在躊躇，那門裡咳嗽一聲。卜良外邊也接應咳嗽一聲，輕輕的一扇門開了。卜良咳嗽一聲，裡頭也咳嗽一聲。卜良將身閃入門內，門內數步就是天井，星光來，朦朧看見巫娘子身軀。卜良上前當面一把抱住，道：娘子恩德如山。巫娘

亦以掩
其不知
之法償
之

聚哉

子懷着一天憤氣故意不行排拒也將兩手緊緊攣着只當是拘住他卜良急將口來親着將舌頭伸過巫娘子口中亂攪巫娘子兩手越攣得緊了啣他舌頭不住卜良興高了陽物翹然舌頭越伸過來巫娘子性起跣蹕一口咬住不放卜良痛極放手急掙已被巫娘子啃了五七分一段舌頭來卜良慌了望外急走巫娘子叫出舌尖在手急關了門走到後門尋着了秀才道仇人舌頭咬在此了秀才大喜取了舌頭把汗巾包了帶了劍趨着星月微明竟到觀音庵來那趙尼料道卜良必定成事宿在賈家已自關

門。睡。了。只。見。有。人。敲。門。那。小。尼。是。年。紀。小。的。倒。頭。便。
睡。任。人。撞。破。了。門。也。不。會。醒。老。尼。心。上。有。事。想。着。小。
良。和。巫。娘。子。慾。心。正。熾。那。里。就。睡。得。去。聽。得。敲。門。心。
疑。卜。良。了。事。回。來。忙。呼。小。尼。不。見。答。應。便。自。家。爬。起。
來。開。門。纔。開。得。門。被。賈。秀。才。攔。頭。一。刀。劈。將。下。來。老。
尼。望。後。便。倒。鮮。血。直。冒。嗚。呼。哀。哉。了。賈。秀。才。將。門。關。
了。提。了。劍。走。將。進。來。尋。人。心。裡。還。道。倘。若。那。卜。良。也。
走。在。庵。裡。一。同。結。果。他。見。佛。前。長。明。燈。有。火。點。着。四。
下。里。一。照。不。見。一。個。外。人。只。見。小。尼。睡。在。房。裡。也。是。
一。刀。早。氣。絕。了。連。忙。把。燈。捺。亮。却。就。燈。下。解。開。手。巾。

取出那舌頭來將刀撬開小尼口裡放在裡面打劫了。登樓上了門竟自歸家對妻子道。師徒皆殺仇已報矣。巫娘子道。這賊只損得舌頭不曾殺得秀才道。不妨不妨。自有入殺他而今已後只做不知。再消題起了。却說那觀音庵左右隣看見日高三丈。庵中尚自關門不見人動靜。疑心起來。走去看門。門却不拴。一推就開了。見門內殺死老尼。嘆了一聲。又尋進去。見房內又殺死小尼。一个是劈開頭的一个是斫斷喉的。慌忙叫了地方坊長保正人等多來相視看驗。好報官府地方齊來檢看時。只見小尼牙關緊閉。

審。着。一。件。物。事。取。出。來。却。是。人。的。舌。頭。地。方。人。道。不。
消。說。是。姦。情。事。了。只。不。知。究。身。是。何。人。且。報。了。縣。聞。
再。處。於。是。寫。下。報。單。正。值。知。縣。升。堂。當。堂。遞。了。知。縣。
說。這。要。挨。查。究。身。不。難。但。看。城。內。城。外。有。斷。舌。的。必。
是。下。手。之。人。快。行。各。鄉。各。鎮。五。家。十。家。保。甲。一。挨。查。
就。見。明。白。出。令。不。多。時。果。然。地。方。送。出。一。個。人。來。元。
來。卜。良。被。咬。斷。舌。頭。情。知。中。計。心。慌。意。亂。一。時。狂。走。
不。知。一。個。東。西。南。北。迷。了。去。向。恐。怕。人。追。着。揀。條。僻。
巷。躲。去。住。在。人。家。門。簷。下。蹲。了。一。夜。天。亮。了。認。路。歸。
家。也。是。天。理。合。該。敗。只。在。這。條。巷。內。東。認。西。認。走。來。

走去急切里認不得大路，又不好開口問得人街上人看見這個人踪跡可疑，已自懸科了幾分頭典之間，喧傳尼庵事體，縣官告示，便有个把好事的人盤問他起來，口裡含糊滿口關多是血跡地方人，一時圍動，走上了一堆人，圍住他道：「殺人，的不是他是誰？」不由分辨，一索子纏住了，拉到縣裡來。縣前有些好人認得他的道：「這個人原是个不學好的人，眼見得做出事來。」縣官升堂，衆人把下良帶到縣官問他，只是口裡嗚哩嗚喇一字也聽不出。縣官叫掌嘴數下，要他伸出舌頭來看，已自沒有尖頭了。血跡尚新，縣

官問地方人道那狗才姓甚名誰衆人有平日恨他的把他姓名及平日所爲奸盜詐僞事是長是短一告訴出來縣官道不消說了這狗才必是謀姦小尼老尼開門時先劈倒了然後去強姦小尼小尼恨他咬斷舌尖這狗才一時怒起就殺了小尼有甚麼得講卜良聽得指手搥脚要辯時那里面有半個字圖圖縣官大怒道如此奸人累甚麼紙筆況且口不成語兇器未獲難以成招選大爺飯子一頓打死罷噯教打一百那卜良是个遊花撞趣的人那里熬得刑慣打至五十以上已自絕了氣了縣官着落地方責

令屍親領屍尼姑屍首到地方盛貯燒埋立宗文卷

上批云

卜良吾舌安在知爲破舌之緣尼僧好頸誰當遂
作別頸之罪斃之足矣情何疑焉立案存照

縣官發落公事了訖不在話下那賈秀才與巫娘子

見街上人紛紛傳說此事夫妻兩個暗暗稱快那前
目波騙及今日下手之事到底並無一個人曉得此
是賈秀才識見高強也是觀世音見他虔誠顯此靈
通打破機關既得報了仇恨亦且全了聲名那巫娘
子見賈秀才幹事決斷賈秀才見巫娘子立志堅貞

正招
女之
是也

拍案驚奇

卷之六

三

越相敬重後人評論此事雖則報仇雪耻不露風聲
算得十分好了只是巫娘子清白身軀畢竟被污外
人雖然不知自心到底難過只爲輕與尼姑往來以
致有此有志女人不可不以此爲鑒

詩云

好花零落損芳香
只爲當春漏隙光
一句良言須聽取
婦人不可出閨房

拍案驚奇卷之六 終

拍案驚奇卷之七

唐朝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禪嗣異法

燕市人皆去

函關馬不歸

若逢山下鬼

頭上繫羅衣

這一首詩乃是唐朝玄宗皇帝時節一箇道人李遐周所題。那李遐周是一箇有道術的。開元年間玄宗召入禁中，後來出仕，玄都觀內。天寶末年安祿山豪橫，遠近憂之。玄宗不悟，寵信反賊。一日遐周隱遁而去，不知所往。但見所居壁上題詩如此。如此時人莫曉其意，直至祿山反叛，玄宗幸蜀，六軍變亂，貴妃縊。

死乃有應驗。後人方解云：燕市人皆法者，說禪山盡起燕薊之衆爲兵也。函關馬不歸者，大將哥舒潼關大敗，死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山下鬼是鬼字。獨中有馬鬼驛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鬼驛時高力士以羅巾縊之也。道家能前知如此，蓋因玄宗是孔昇真人轉世，所以一心好道。一時有道術的如張果、葉法善、羅公遠諸仙衆異人皆來聚會，往來禁內各顯神通不一而足。那李邕、周區區、算術小數不在話下。且說張果是帝堯時一個侍中，得了胎息之道，可以累日不食，不知多少年歲，直到唐玄宗

神仙
人如
此

朝隱于恒州中條山中。出入常乘一箇白驢。日行數
萬里。到了所在。住了驢。便把這驢似紙一般折疊起
來。其厚也只比張紙放在巾箱裡。而要騎時。把水
一喫。即便成驢。至今人說八仙有張果老騎驢。正謂
此也。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問其名。差一個通事舍人
姓裴名臨。馳驛到恒州來迎。那裴臨到得中條山中。
看見張果。齒落髮白。一箇錦襖。老叟有些嫌他未免
氣質傲慢。張果早已知道。與裴晤行禮方畢。忽然一
交跌去。只有出的氣。沒有入的氣。已自命絕了。裴臨
着了忙。道不爭你死了。我這聖旨却如何回話。又轉

想道聞道神仙專要試人。或者不是真死也不見得。我有道理便焚起一爐香來對着死屍跪了致心念誦把天子特差求道之意宣揚一遍。只見張果漸漸醒轉來。那裴晤被他這一驚。曉得有些古怪。不敢相逼。星夜馳驛把上項事奏過天子。玄宗愈加奇異。道裴晤不小事。另命中書舍人徐嶠。實了聖書。安車奉迎。那徐嶠小心謹慎。張果便隨嶠到東都。于集賢院安置行李。乘轎入宮。見玄宗。玄宗見是个老者。便問道。先生既已得道。何故齒髮衰朽。如此。張果道。衰朽之年。學道未得。故見此形相。可羞可羞。今陛下見問。

莫若把齒髮盡去了。還好。訖罷。卽就御前。把髮一
頭。擣拔乾淨。又捏了拳頭。把只裡亂敲。將幾箇半殘
不完的零星牙齒。逐個敲落。滿口血出。玄宗大驚道。
先生何故如此。且出去歇息。一會張果出來了。玄宗
想道。這老兒古怪。卽時傳命召來。只見張果搖搖擺
擺。走將來。面貌雖是先前的。却是一頭純黑頭髮。鬚
髯如漆雪白。一口好牙齒。比少年的還好看些。玄宗
大喜。留右內廄賜酒飲。過數杯。張果辭道。老臣量淺。
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喫得一斗。玄宗令召來。張
果口中不知說些甚的。只見二箇小道士在殿簷上。

飛下來約有十五六年紀，且是生得標致，上前叩頭。禮畢，走到張果面前，打箇稽首，言詞清爽，禮貌周備。玄宗命坐。張果道：「不可，不可。」弟子當侍立。小道士遵師言，鞠躬傍站。玄宗愈看愈喜，便叫斟酒賜他。杯杯滿，盞盞乾，飲勾一斗。弟子並不推辭。張果便起身，替他辭道：「不可，更賜他加不得了。」若過了度，必有失處。惹得龍顏一笑。玄宗道：「便大醉何妨？恕卿無罪，立起身來。」手持一玉觥，滿斟了，將到口邊，逼他剛下口，只見酒從頭頂湧出，把一个小道冠兒湧得歪在頭上，跌了下來。道士去拾時，脚步踉蹌，連身子也跌倒了。

聚符也

玄宗及在旁嬪御一齊笑將起來仔細一看不見了
小道士止有一箇金盃在地滿盛着酒細驗這盃却
是集賢院中之物一盃止盛一半玄宗大奇明日要
出感陽打獵就請張果同去一看合闕旣罷前驅擒
得大角鹿一隻將付庖厨烹宰張果見了道不可殺
不可殺此是仙鹿已滿千歲昔時漢武帝元狩五年
在上林游獵臣曾侍從生獲此鹿後來不忍殺拾放
了玄宗笑道鹿甚多大焉知卽此鹿且時遷代變前
鹿豈能保獵人不禽過留到今日張果道武帝捨鹿
之時將銅牌一片繫在左角下爲記試看有此否玄

宗命人驗看。在左角下。果得銅牌。有二寸長短。兩行小字。已模糊黑暗。辨不出了。玄宗纔信。就問道。元狩五年。是何甲子。到今多少年代了。張果道。元狩五年。歲在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到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宣命太史官查推長曆。果然不差。於是曉得張果是個千來歲的人。羣臣無不欽服。一日秘書監王廻質太常少卿蕭華兩人同往集賢院拜訪張果。迎着坐下。忽然笑對二人道。人生娶婦。娶了箇公主。好不怕人。兩人見他說得沒頭腦。兩兩相看不解其意。正說之間。只見外邊傳呼有詔書到。張果命

人忙排香案等着元來玄宗有个女兒叫做玉真公主從小好道不曾下降於人蓋婚姻之事民間謂之嫁皇家謂之降民間謂之娶皇家謂之尚玄宗見張果是个真仙出世又見女兒好道意思要把女兒下降張果等張果尚了公主結了仙姻仙眷又好等女兒學他道術可以雙修成仙計議已定頒下詔書中使費了到集賢院張果處閱讀已畢張果只是哈哈大、笑、不、肯、謝、恩、中使看見王蕭二公在旁因與他說天子夢降公主的意思叫他兩個揀掇二公方悟起何所說便道仙翁早已得知在此說過了的中使與

二公大家相勸一番張果只是笑不止中使料道不成只得去回覆聖旨玄宗見張果不允親事心下不悅便與高力士商量道我聞莖汁最毒飲之立死若非真仙必是下不得口好歹把這老頭兒試一試時值天大雪寒冷異常玄宗召張果進宮把莖汁下在酒裡叫宮人滿斟煖酒與仙翁敵寒張果舉觴便飲立盡三卮醺然有醉色四顧左右唧唧舌道此酒不是佳味打个呵欠倒頭睡下玄宗只是照著不做聲過了一會醒起來道古怪古怪袖中取出小鏡子一照只見一口牙齒都焦黑了看見御案上有鐵如意

命左右取來將黑齒逐一擊下隨收在衣帶內了取出藥一包來將少許擦在口中齒穴上又倒頭睡了這一覺不比先前且是睡得安穩有一个多時辰纔醒起來滿口牙齒多已生完比先前更堅且白玄宗越加敬異賜號通玄先生却是疑心他來歷其時有箇歸夜光善能觀鬼玄宗召他來把張果一看夜光竝不見甚麼動靜又有个那和璞善算有人問他他把算子一動便曉得這人姓名竊通壽夭萬不失一玄宗一向奇他便教道把張果來算算和璞拿了算子撥上撥下撥箇不耐煩竭盡心力耳根通紅不要

說算他別的只是個齣戲也，算他不出其時，又有一箇道士葉法善，也多奇術。玄宗便把張果來私問他。法善道：「張果出處，只有臣曉得，却說不得。」玄宗道：「何故？」法善道：「臣說了必死，故不敢說。」玄宗定要他說法。善道：「除非陛下免冠跣足，敕臣，臣方得活。」玄宗許諾。法善纔說道：「此是混沌初分時，一個白蝙蝠精，剛說得罷，七竅流血，未知性命如何。」已見四肢不舉。玄宗急到張果面前，免冠跣足，自稱有罪。張果看見皇帝如此，也不放在心上，慢慢的說道：「此兒多口，過不謫治他，怕敗壞了天地間事。」玄宗哀請道：「此朕之意，非」

法善之罪。望仙翁饒恕。則箇張果方纔回心轉意。叫
取水來。把法善一喫。法善卽時復活。而今且說這葉
法善。表字道元。先居處州松陽縣。四代修道。法善弱
冠時。曾游括蒼白馬山石室內。遇三神人。錦衣寶冠。
授以太上密旨。自是誅蕩精怪。掃滅凶妖。所在救人。
入京師時。武三思擅權。法善時常察聽妖祥。保護中
宗。相王及玄宗大爲三思所忌。流竄南海。玄宗卽位。
法善在海上。乘白鹿。一夜到京。在玄宗朝。凡有吉凶。
動靜。法善必預先奏聞。一日吐番遣使進寶函。封甚
固。奏稱內有機密。請陛下自開。勿使他人知之。廷臣
相與驚奇。

不知來意真偽。是何緣故。面面相覷。不敢開言。惟有
法善密奏道。此是凶。凶。宜。令。番。使。自。開。玄。宗。依。奏。降
旨。番。使。領。旨。不。知。好。歹。扯。起。函。蓋。函。中。努。發。番。使。中
箭。而。死。乃。是。番。家。見。議。要。害。中。華。天。子。設。此。暗。機。于
函。中。連。番。使。也。不。知。道。却。被。法。善。參。透。不。中。暗。算。反
教。番。使。自。着。了。道。兒。開。元。初。正。月。元。宵。之。夜。玄。宗。在
上。陽。宮。觀。燈。尚。方。匠。人。毛。順。心。巧。用。心。機。施。逞。技。藝。
結。構。綠。樓。三。十。餘。間。樓。高。一。百。五。十。尺。多。是。金。翠。珠
玉。鍊。簾。樓。下。坐。着。望。去。樓。上。滿。樓。都。是。些。龍。鳳。螭。豹。
百。般。鳥。獸。之。燈。一。點。了。火。那。龍。鳳。螭。豹。百。般。鳥。獸。盤

旋的盤旋跳躑的跳躑飛舞的飛舞千巧萬怪似是
神工不像人力玄宗看畢大悅傳旨速召葉尊師來
同賞去了一會纔召得個葉法善樓下朝見玄宗稱
誇道好燈法善道燈盛無比依臣看將起來西涼府
今夜之燈也差不多如此玄宗道尊師幾時曾見過
來法善道適纔在彼因蒙急召所以來了玄宗怪他
說得詫異故意問道朕如今卽要往彼看燈去得否
法善道不難就叫玄宗開了雙目叮囑道不可妄開
眼睛有失玄宗依從法善喝聲道疾玄宗足下雲冉冉
而起已同法善在霄漢之中須臾之間足已及地

法善道而今可以開眼看了。玄宗閃開龍目，只見燈影連亘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雜，果然與京師無異。玄宗拍掌稱盛，猛想道：如此良宵，恨無酒喫。法善道陛下隨身帶有何物？玄宗道：止有鏤鐵如意在手。法善便持往酒家，當了一壺酒，幾個碟來，與玄宗對喫完了，還了酒家。家火玄宗道：回去罷。法善復令開目騰空而起，少頃已在樓下。御前去時，歌曲尚未終篇，已行千里有餘。玄宗疑是道家幻術，障眼法兒，未必真到得西涼。猛可思量道：却纔把如意當酒，這是實事，可驗。即日差个中使托名他事到涼州密訪，錢

好元想
頭原口
五上

鐵如意果然在酒家說道正月十五夜有个道人拿了當酒喫的始信看燈是真是年八月中秋之夜月色如銀萬里一碧玄宗在宮中賞月笙歌進酒憑着白玉欄杆仰面看着浩然長想有詞爲証

桂花浮玉正月滿天街夜涼如洗風泛鬢簾透骨寒人在水晶宮裏蛇龍偃蹇觀闕曉峨嵋縹緲笙歌沸霜華滿地欲跨彩雲飛起詞寄醉江月

玄宗不覺襟懷曠蕩便道此月普照萬方如此光燦其中必有非常好處見說嫦娥竊藥奔在月宮既有宮殿定可游觀只是如何得上去急傳旨宣召葉尊

師法善應召而至玄宗問道、尊師有道術、可使朕到月宮一游否。法善道這有何難、就請御駕啟行、說罷、將手中板笏一擲、現出一條雪鍊也似的銀橋來、那頭直接着月內、法善就扶着玄宗、蹀上橋去、且是平穩好走、隨走過處、橋便隨滅、走得不上三里多路、到了一个所在、露下沾衣、寒氣逼人、面前有座玲瓏四柱牌樓、擡頭看時、上面有个大匾額、乃是六箇大字、玄宗認着是廣寒清虛之府、六字便同法善從大門走進來、看時、庭前是一株大桂樹、扶疎遮蔭、不知覆着多少里數、桂樹之下、有無數白衣仙女、乘着白

好个趣
皇帝

鸞在那裡舞這邊庭階上又有一夥仙女也如此打
扮各執樂器一件在那裡奏樂與舞的仙女相應看
見玄宗與法善走進來也不驚異也不招接吹的自
吹舞的自舞玄宗呆呆看着法善指道這些仙女名
爲素娥身上所穿白衣叫做霓裳羽衣所奏之曲名
曰紫雲曲玄宗索曉音律將兩手按節把樂聲一一
嘿記了後來到宮中傳與楊太真就名霓裳羽衣曲
流于樂府爲唐家希有之音這是後話玄宗聽罷仙
曲怕冷欲還法善駕起兩片彩雲穩如平地不勞舉
步已到人間路過潞州城上細聽樵樓更鼓已打三

點那月色一發明明如晝照得潞州城中纖毫皆見
但只夜深人靜四顧悄然法善道臣侍陛下夜臨于
此此間人如何知道適來陛下習聽仙樂何不於此
試演一曲玄宗道甚妙甚妙只方纔不帶得所用玉
笛來法善道玉笛何在玄宗道在寢殿中法善道這
个不難將手指了一指玉笛自雲中墜下玄宗大喜
接過手來想着月中拍數照依吹了一曲又在袖中
摸出數个金錢灑將下去了乘月回宮至今傳說唐
明皇遊月宮正此故事那潞州城中有睡不着的聽
得笛聲嘹唳似覺非凡有爬起來聽的却在半空中

新集

羅公遠

吹響沒做理會次日又有街上拾得金錢的報知府裡府裡官員道是非常祥瑞上表奏聞十來日表到御前玄宗看表道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此乃國家瑞兆萬千之喜玄宗心下明白不覺大笑自此敬重法善與張果一般時常留他兩人在宮中或下碁或聞小法賭勝負爲戲一日二人在宮中下碁玄宗接得鄂州刺史表文一道奏稱本州有仙童羅公遠廣有道術蓋因刺史迎春之日有个白衣人身長丈餘形容怪異雜在人叢之中觀看見者多駭走修有小童唱他道業畜何乃擅離本處驚動官司

還、不、速、去、其、人、並、不、敢、則、聲、提、起、一、把、衣、服、如、飛、走、
了、府、吏、看、見、小、童、作、怪、一、把、擒、住、來、到、公、燕、之、所、具、
白、刺、史、刺、史、問、他、姓、名、小、童、答、道、姓、羅、名、公、遠、適、見、
守、江、龍、上、岸、看、春、卦、喝、令、回、去、刺、史、不、信、道、怎、見、得、
是、龍、須、得、吾、見、真、形、方、可、信、小、童、道、請、待、後、日、至、期、
于、水、邊、作、一、小、坑、深、纔、一、尺、去、江、岸、丈、餘、引、江、水、入、
來、刺、史、與、郡、人、畢、集、見、有、一、白、魚、長、五、六、寸、隨、流、至、
坑、中、跳、躍、兩、遍、漸、漸、大、了、有、一、道、青、烟、如、線、在、坑、中、
起、一、霎、時、黑、雲、滿、空、天、色、昏、暗、小、童、道、快、都、請、上、了、
津、亭、正、走、間、電、光、閃、爍、大、雨、如、瀉、須、臾、少、定、見、一、大、

不月
重月人
重皮石
重其故
重統之
子

白龍起于江心頭與雲連有頓飯時方滅刺史看得
真實隨卽具表奏聞就叫羅公遠隨表來朝見帝玄
宗把此段話與張葉二人說了就叫公遠與二人相
見二人見了大笑道村童曉得些甚麼二人各取基
子一把捏着拳頭問道此有何物公遠笑道都是空
手及開拳兩人果無一物基子多在公遠手中兩人
方曉得這童兒有些來歷玄宗就叫他坐在法善之
下天氣寒冷圍團圍爐而坐此時劍南出一種菓子
叫做日熟子一日一熟到京都是不鮮的了張葉兩
人每日用仙法遣使取來過午必至所以玄宗常有

神仙自
相戲如

此對
此對
此對

新鮮的到口，是日至夜不來，二人心下疑惑，商量道：「莫非羅君有緣故，盡注目看公遠。」元來公遠起初一到爐邊，便把火筋插在灰中，見他們疑心了，纔笑嘻嘻的把火筋捉了起來，不多時，使者即到法善詰問：「爲何今日偏遲？」使者道：「方欲到京，火焰連天，無路可過。」適纔火息了，然後來得，衆人多驚伏公遠之法，却說當時楊妃未入宮之時，有個武惠妃專寵，玄宗雖崇奉道流，那惠妃却篤信佛教，各有所好。惠妃信的釋子，叫做金剛三藏，也是個奇人，道術與葉羅諸人算得敵手。玄宗駕幸功德院，忽然背痒，羅公遠折取

竹枝化作七寶如意進上爬背玄宗大悅轉身割三藏道上人也能如此否三藏道公遠的幻化之術臣爲陛下取真物袖中摸出一個七寶如意來獻上玄宗一手去接得來手中先所執公遠的如意登時仍化作竹枝玄宗回宮與武惠妃說了惠妃大喜玄宗要幸東洛就對惠妃說道朕與卿同行却教葉羅二尊師金剛三藏從去試他圖法以決兩家勝負何如武惠妃歡喜道臣妾願隨往觀傳旨排駕駕不則一日到了東洛時方脩麟趾殿有大方梁一根長四五丈徑頭六七尺眠在庭中玄宗對法善道尊師試爲

神仙也
周全世

拈來舉起來、法善受詔作法、方木一頭、揭起數尺、一頭
不起、玄宗道尊師神力、何乃只舉得一頭、法善奏道、
三藏使金剛神衆壓住一頭、故舉不起、元來法善故
意如此說、要武妃面上好看等三藏自逞其能、然後
勝他、果然武妃見說暗道、佛法廣大、不勝之喜、三藏
也、只道實話、自覺有些快活、惟羅公遠低着頭、只是
笑、玄宗有些不伏氣、又對三藏道、法師既有神力、葉
尊師不能及、今有个澡瓶在此、法師能呪得葉尊師
入此瓶否、三藏受詔置瓶、叫葉法善依禪門法、敷坐
起來、念動呪語、未及念完、法善身體歛歛、就瓶念得

要得起
甚

兩遍法善已至瓶嘴邊。翕然而入。玄宗心下好生不
悅。過了一會。不見法善出來。又對三藏道。法師既使
其入瓶。能使他出否。三藏道。進去煩難。出來是本等
法。就念起咒來。咒完。不出三藏急了。不住口一氣數
遍。並無動靜。玄宗驚道。莫不尊師沒了。變起臉來。武
妃大驚失色。三藏也慌了。只有羅公遠扯開口一味
笑。玄宗問他道。而今怎麼處。公遠笑道。不消陛下費
心。法善不遠三藏。又念咒一會。不見出來。正無計較
外。邊高力士報道。葉尊師進。玄宗大驚道。銅瓶在此。
却在那里來。急召進問之。法善對道。寧王邀臣喫飯。

約矣驚奇

卷之七

一四

尚友堂

正在作法之際。而奏陛下。必不肯放。恰好借入瓶機。會到寧王家。喫了飯來。若不因法師一呪。須去不得。玄宗大笑。武妃三藏方放下心了。法善道法師已呪過了。而今該貧道還禮。隨取三藏紫銅鉢盂。在園爐裡。而燒得內外都紅。法善捏在手裡。弄來弄去。如同無物。忽然雙手捧起來。照着三藏光頭。撲地合上去。三藏失聲而走。玄宗大笑。公遠道陛下。以爲樂。不知此乃道家末技。葉師何必施逞。玄宗道尊師何不也作一法。使朕一快。公遠道請問三藏法師。要如何作法。術三藏道。貧僧請收固袈裟。試令羅公取之。不得。

是羅公輪取得是貧僧輪玄宗大喜一齊同到道場院看他們做作三藏結立法壇一所焚起香來取袈裟貯在銀盒內又安設重木函木函加了封鎖置於壇上三藏自在壇上打坐起來玄宗武妃葉師多看見壇中有二重菩薩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又外有一重金剛圍着賢聖比肩環繞事嚴三藏觀守目不暫捨公遠坐繩床上官笑如常不見他作甚行徑衆人都注目看公遠公遠竟不在心上有好多一會玄宗道何太遲遲莫非難取公遠道臣不敢自誇其能也不知取得取不得只叫三藏開來看看便是玄宗開

言便叫三藏開函取袈裟三藏看見重重封鎖一毫不動心下喜歡及開到銀盒叫一聲苦已不知袈裟所向只是個空盒三藏嚇得面如土色半晌無言玄宗拍手大笑公遠奏道請令人在臣院內開櫃取來中使領旨去取須臾袈裟取到了玄宗看了問公遠道朕見菩薩尊神如此森嚴却用何法取出公遠道菩薩力士聖之中者甲兵諸神道之小者至于太上至真之妙非術士所知適來使玉清神女取之雖有菩薩金剛連形也不得見他的取若坦途有何所碍玄宗大悅賞賜公遠無數葉公三藏皆伏公遠神通

卷之七

玄宗欲從他學隱形之術。公遠不肯道。陛下真人宮。化保國安民。萬乘之尊。學此小術。削用。玄宗怒罵之。公遠卽走入殿柱中。極口數玄宗過失。玄宗愈加怒。發叫破柱。取他柱。旣破。又見他走入玉碣中。就把碣破。爲數十片片。片有公遠之形。却沒奈他何。玄宗謝了罪。忽然又立在面前。玄宗懇求至切。公遠只得許了。雖則傳授。不肯盡情。玄宗與公遠同做隱形法時。果然無一人知覺。若是公遠不在。玄宗自試。就要露出些形來。或是衣帶。或是幞頭。腳宮中人定尋得出。玄宗曉得他傳授不盡。多將金帛賞賞。要他喜歡。有

時把威力嚇他道不盡傳立刻誅死公遠只不作准
 玄宗怒極喝令綁出斬首刀斧手得旨推出市曹斬
 訖隔得十來日有个内官叫做輔仙玉奉差會蜀道
 回京路上撞遇公遠騎驢而來笑對内官道官家作
 戲忒沒道理袖中出書一封道可以此上聞又出藥
 一包寄上說道官家問時但道是蜀當歸語罷忽然
 不見仙玉還京奏聞玄宗取書覽看上面寫是姓維
 名公送一時不解仙玉退出公遠已至玄宗方悟道
 先生爲何改了名姓公遠道陛下曾去了臣頭所以
 改了玄宗稽首謝罪公遠道作戲何妨走出朝門自

此不知去向直到天寶末祿山之難玄宗幸蜀又于劍門奉迎鑾駕護送至成都拂衣而去後來肅宗即位靈武玄宗自疑不能歸長安肅宗以太上皇奉迎然後自蜀還京方悟蜀當歸之寄其應在此與李遐周之詩揔是道家前知妙處有詩爲証

好道秦王與漢王
豈知治道在經常
縱然法術無窮幻
不敢楊家一命亡